序：断裂的闭合曲线

第零章：尸体的余温

|  |
| --- |
| 目 |

PART1:无名士兵的弥留

PART2:永劫的非死终焉

第一章：二分心智的理性判定

第二章：克拉夫理工大学的留声

|  |
| --- |
| 录 |

PART1:夏至的无效时间戳

PART2:矗立冻湖的特修斯

第三章：进化论的概念桎梏

第四章：非门隐匿的中文房间

第五章：弗兰幸的无边幻梦

第六章：恍惚重生的工业革命

第七章：瓦伦丁的殉教

PART1:日取其半的卡皮诺拉

PART2:追随者的随想录

END:乖戾的启蒙运动

PART1:复活

PART2:无恐的阿米达拉

PART3:勃朗宁自动手枪

后记：回归的二律背反

另一个故事：飞扬跋扈的永动装置

序

闭合圆环 断裂

的

“火漆胶融，证明终局已至。

彼时，吾与吾友挚爱之人将撰次致命的悲痛；

请用曼珠沙华空洞的芬芳打破弗兰幸的梦境，

请在作家谱写的反抗命运的碑文前献上石竹。

启示将使洛伦茨的预言幻灭，

悲戚的门扉注定由吾友打开。

恶魔必由此现身孤岛，

依米定将绽放于戈壁。

吾将在潘洛斯的长廊内将光引入痛苦与黑暗。

至此，吾友，刺沙蓬已在百年漂泊中随风远去，

至此，吾友，还请跟随樱花树下艾莉卡的脚步。

至此。”

一段附有翻译的法文刻在C6号大小的250g信纸上，没有署名。

信纸的原主无人知晓。

第零章

尸体的 余温

PART1：无名士兵的弥留

“伤员意识丧失！”

头后方被掀开的11.4cm²颅骨无声地证明了这点。

“别管那个，下喉管。采样的样本还有多久能化验完？”

“三到四分钟。“

“伤员具体身份能否确定？”

“未发现有能标明身份的物件，只知道是NHEIF的队员。”

“人工呼吸两次后无颈动脉搏动！心脏停博，立即进行CPR！”

“不用复苏，这人已经死了，给予6mg肾上腺素，静脉注射，三分钟一次，四次；5%碳酸氢钠 40ml。在这之前进行开胸，对心脏进行外力机械起搏。”

空洞的左眼眼眶默认了它的主人已经死亡的事实。

“死了？那还要肾上腺素干什么！？”

“部长给的方案。”

……

“你，去把神经科的电痉挛设备借过来！”

一个人沉默着跑了出去。

“伤员全身各处存在二期黄色伤口，包括颅后伤口和左臂断口在内均有不明黄色感染物。”

“禁止对除开口外的任何伤口进行任何清理，把它们放在那。”

“又是部长给的方案？”

……“没错。”

描述左臂悲惨遭遇的15.5cm²断面没有对对它的处理发表异议。

“还有NHEIF的人无论如论也不会是我们进行抢救吧……”

还未等到毫无意义的模糊应答脱口而出之前那个前去精神科的人跑回门口。

“我让你借的东西呢？”

文字在慌忙的呼吸掩盖下飘散。

“阴性，侵袭性感染。”——那人不明其真正的含义。“化验科的人让我快点回来告诉您。”

……

“老师？”

……

“都下午两点多了，你们早饭都还没吃吧？一会出去的时候你们记得叫我一声，剩下的都交给回收部的吧。”

“那这个……人呢？”学生的疑惑中夹杂着些许的好奇不满。

“放在那就好，一会我就给回收科打电话。今天中午饭钱我掏，去吧。”似乎是嗅到了焦躁，她这样安慰学生们。

PART2:永劫的非死终焉

“姓名。”“杨泚影。”

“性别。”“女。”

“年龄。”“25岁。”

“身高。”“173.21厘米。”

“体重。”“62.33千克。”

“确认阳性？”“就算不是那也是化验科的麻烦。”

“身体机能恢复良好？无排异反应？”“一切正常，除左眼眼球震颤外无其他症状，推测是眼外肌麻痹所致。”

“那就好，她差不多也快醒了，再给点七氯烷和吩坦尼。”另一个人将食指与拇指扣合，竖起其他三指。“别小气，给5.25%的，浓度太小对她起不到作用的，吩坦尼别给太多。话说回来，那几个学生还真是难带，不过对方也不是活人，就由他们胡搞乱搞了……你别那么看我，我还是挺爱我的学生和患者的——特别是这位独一无二的小姐。”

那个人把食指放在嘴前，并指了指科长身后。

“她醒了么？科长。”“啊？你啊……没事了，让她再睡一会，你还是回去休息下吧……放不下心就在门口的椅子上坐会。年轻人，回去照照镜子打理一下，别那么憔悴，她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么？”科长指了指门口。

“可是……”“没什么可是，等她醒了你们再好好谈谈，那时候你们谈一晚上也没人管你们。”

“好吧，科长。”

另一个紧张得压不住颤抖的声音夹杂在之前的对话当中，这是个令她莫名地感到安定的声线。

但她来不及回想声音的主人是谁。

面罩严丝合缝的压在脸上，动作中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柔和。同时，异样的气体如同透明的蛞蝓一样缓慢地爬行至呼吸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刚刚恢复的模糊意识在引导下重新缩回混沌梦境的外壳中，黑暗在下一秒以不容挣扎的速度冲入双眼。

记忆的断层让她在一瞬间感到了违和，最后的时间点仅仅到达了恐惧与未能发出的悲鸣……她用残存的力气睁开右眼，确认自己的存活后昏睡过去。

“晚安，祝你好梦。”

细碎的耳语温柔地在鼓膜震颤。

……

山，巨大的山，悬于头顶，漫无边际的岩石将脚下的湖水引致天空；

湖，漆黑的湖，沉在脚下，没有底端的漩涡将坠落的石柱拖入深渊。

幼小的她只能漫无目地漂移，微妙的恐慌由此诞生。

那是在她遥远童年的流感时光中经常会作的一个梦。

管他的，只是个梦而已，没什么好怕的……只是比以前更加漫长、幽邃与寒冷……

！

左半身与眼窝传来强烈的肿胀感与刺痛将她惊醒。全身各处的关节因为过久没有活动而僵硬，已经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长时间。抬起因用力不当而痉挛的右手勉强地将面罩摘下，有意识地将肺部尽全力地扩张，稍微的享受下因氧气浓度减少而感到的醉意。此刻因为不适应强光而眯成缝的双眼也已经能提供足以使她抱有疑问的信息量了，此时此刻自己所处的地方比起医院要更加令人窒息——莫名的直觉这么向她诉说。

“有人么？”

……无人应答，只有和她本人一样干渴的回声在长廊中漫步。

令人慌乱的寂静促使她翻下床。摇晃着，摇晃着，无法保持平衡的女孩还是摔倒在了门口，惊醒了长椅上睡着的男人。

黑黄色的半长发随着头的猛然抬起在空中胡乱飘散，亮出的眼袋漫不经心地描述着这个男人近期的睡眠质量，他站起来时踉跄了两步，拍了拍他工作用的白色实验服，仅是粗略的将视线扫过也能看出他脸上的憔悴，紧张与不安几乎要将他溺死。

“抱歉，打扰到您了，请问这是哪里？”摔倒的她倚靠着墙面慢慢爬起。

“啊……”从听见她的声音开始男人呼吸逐渐变得颤抖和紊乱，随即哭声便将其掩盖。

他拉过她的手，将她抱在怀中；力度很大，这让虚弱的她感到不适。

“呃…不好意思……发生了什么？”突如其来的一切使她更加混乱。

直至她完全看清那个男人的面容……

……紧张与不安扩散到两人之间，只有雨声在长廊中漫步。

第一章

二

心智的理性判定

分

“测试对象FEN-01心率在两分钟内由52次每分钟升至89次每分钟，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含量明显上升，杏仁体出现不正常兴奋，所持TP-105自动步枪剩余弹量22发；测试对象拟LM-α模拟突触部分刺激电池电量剩余25.5%，LM控制模块电池电量剩余19.3%，对拟LM-α的性能测试是否继续进行？”

“测试继续进行。升起实验场地内A-3、B-9号掩体。一分钟后开启主机，与FEN-01建立连接，抑制实验对象的情绪波动。”

“好的，60秒后开启主机建立主机与测试对象FEN-01的连接。”

“记得同时把荧光光谱仪打开，对场地内进行扫描。”

“好的，正在打开荧光光谱扫描仪”

“电源接入确认。”

“高速缓冲存储器及其错误检查和纠正模块运行良好。”

“本地接受装置及远程传输装置运行良好。“

“生物存储设备调制解调器正在进行设置……完成。”

“进行一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进行二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进行三级缓冲处理器群时钟频率同步……完成。”

“准备接入主机……成功。”

“正在建立与受控机体-01的远程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测试对象FEN-01各项生命体征恢复至正常水平。”

“报告！在测试对象拟LM-α有机部分检测到未知光谱，量子产率超过正常值，电池及集成电路部分过热，对模拟突触刺激部分损毁，所有监视器均受到异常干扰。”

“全员立即准备反生物污染及反模因污染措施，准备好后打开物理监视窗口，联络CHAOS小队，让他们在3号实验场地内待命！”

“报告！主机接受到来自受控机体-01的大量杂讯及大量不正常脑活动，超出有效抑制范围！”

“立即切断受控机体与FEN-01的连接，关闭拟LM-α所有电池电源！CHAOS小队还有多久部署完毕？”

“五分钟左右。”

“远程连接设备未响应，无法切断与主机连接！”

“拟LM-α进入不正常活动状态，开始对FEN-01进行破坏性行为！TP-105自动步枪剩余弹药零发！”

“拟LM-α周身出现对可见光的折射现象！原因不明！”

“对主机进行强制重启！别去管实验对象了！全员准备在CHAOS小队到场后撤离，CHAOS小队还有多久到这？”

“他们已经进入3号试验场外围，并要求封锁除入口外所有撤离通道。”

“再次重申目的内容，对在场所有生命体进行物理抹杀工作，请小队各人员再次明确目的内容！”

“明白。”\*N

“你他妈听见他们说的话了么？”

“我他妈听见了！”

“哦……太他妈棒了……”

门板随着火花与尘土砰然爆开。

“BOOM! ”

“プラチナトロフィー達成！”

“嘿！重泉小姐！我和你讲过多少次了！？你在我写东西的时候玩游戏不要大叫！会吓到我啊！”

“はい~~~”

真帆把头仰过沙发，看起来很认真地回应了那位来自苏格兰的作家的噪音投诉。

“再这样晚饭就交给我吧……”

“停一下！我知错了！”

坐在写字台前的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被她的投降宣言给逗乐了，趴在桌子上止不住地窃笑。

“瞧把你吓得……”韦克强忍着憋了句话出来。

“还不是你上次做的那个鳗鱼冻……吃得我头疼！”真帆放下控制器，在沙发上蜷缩起来嘟囔着。“真怕你哪天会做出仰望星空派那种让我看了会做恶梦的东西来……”

“嘿！嘿！嘿！重泉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怀特·因特费尔可是有着炸鱼薯条鳗鱼冻情节的高尚作家，我是绝、对、不、会碰他们康沃尔人的‘珍馐’的。”听到这句话时真帆差点被韦克坚决的口吻给唬到。“你知道的，那里的人都很怪……”

“是么……你那天差点和坐在昽桑对面的冰岛人打起来吧？因为一块炸鳕鱼。”

“呵，这是两个国家间友好的文化交流。”韦克特地用滑稽的语调捧读似的说着。

虽然沙发挡住了她，但两段轻快的哼声还是传到了韦克的耳中。他把写到一半的信纸倒扣在桌面上，将笔插回笔筒，慢悠悠地走到沙发前的毛毯上，因为正是夏天，所以韦克挑了一个离真帆不远不近的位置坐了下来。

“手柄还有电么？”

“你要干嘛？”

“体验下日本文化的乐趣。”

“我电脑机柜下面放着个充好电的，你自己去拿吧……对了！顺便帮我拿一瓶BARR！”

“樱桃味的？”

“嗯，冰的。”

看来开着的空调并没有把温度拉低多少。等到韦克回来准备再次坐下来的时候发现真帆正以一副奸计得逞的眼神看着自己，他退回到菜单，找了一个看起来很哥特风的动作游戏。“干嘛？我上学的时候也是玩过一点主机游戏的……”

“说得好，因特费尔博士……请开始您的表演。”面对真帆的一脸坏笑韦克觉得自己似乎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

控制器的摇杆被越摇越快；十字键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各个方向凹陷；圆圈、方块、三角、叉号被胡乱的接连按下去；L2、R2随着死亡画面的频繁亮起而加速起伏……

“блять！”韦克将双手摊向屏幕，视线在真帆和屏幕来回摇摆。“这是人玩的游戏！？”

她没有理他，计划得逞的美妙感觉让她笑了足足两分多钟……

“你们比那些康沃尔人还要奇怪。”“喂！这可是你自己打开的游戏！”真帆坐起来抹了抹眼泪，打开了早已放至室温的汽水。

“唉……还是托3号实验室那帮倒霉蛋的福才有了这么一天额外假期。”一股奇怪的敬意被真帆加注到这句话里。

“整个3号实验场的人都卷入事故了啊……”韦克倒是一脸遗憾。“话说回来，第一……名Fenrir也在测试人员里吧……”

“嗯哼。”真帆漫不经心地抿了口汽水。

“对你来说没问题么？”他耸了耸肩。

“虽说心理上有些负担，但毕竟不是像FEN-02那种完全打印出来的素体……对我本身没多大影响。”悄悄地，真帆伸出手想要拿起被韦克放在地上的控制器，不过有些费力。他似乎察觉到了这点，拿起手柄，向后递了过去。

“谢谢。”

“再等上一会，我就要去做饭了……”

“哦。”但她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慢着！你个死英国佬！我马上给生活部的人打电话！”

其实来自冲绳的学生做的料理也不是很对苏格兰作家的胃口，但韦克还是吃了蛮长时间，印象中生海胆对他的冲击可能一点也不亚于鳗鱼冻带给真帆的震撼。

径直走向厨房的韦克回了个大弯重新坐回书桌。“对了，你那里还有剩封蜡么？两块就够了。”

“只剩下粉色的了。”

“没关系，是写给男性朋友的信。”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更奇怪了，有什么事发条DSN过去不就好了！该不会是写给王昽的吧？”

“确实是他没错，但是！重泉小姐，你想的东西才更奇怪吧。”韦克特地咳嗽了两声。“不过别和他讲。”

与之前的玩笑不同，被韦克施加着他真正的坚决的请求令真帆感到隐隐的不可违抗。

“我知道啦。”她回答时刻意避开了韦克的双眼，不是因为自己无法信守承诺，而是感受到了切实的压力。

“哈！瞧把你吓的……”他用手在鼻子前挥了一下。

“你这个臭屁英国佬！”

“先和你说一下，一会吃完晚饭我要出去一趟。”

“唔？哦，记得早点回来。”真帆趁着电话拨通的空档这么说着。

“你帮忙去医学部那再拿点胃药和消炎药。”

“啊？又是我？上次去那被外科科长骂了一通……说那不是药店，别总去那拿药。还有这里离医学部也挺远的。”

“别管了，快去！”

“啊……”

紧凑的步伐消失在走廊尽头，但那声音没能带走痛苦的呻吟与喘息。

一个和真帆的容貌相似的女孩蜷缩在一张两平方米的单人床上不停地干呕；但也只是干呕，三天没有进食已经让她的胃疼得难受。而旁边的另一个人则是CHAOS小队的队长——此刻正握着那个女孩颤抖的手，轻拍着她的后背，试图让她好受一些。

“听着，小姑娘，我知道那种没人体会过的感觉让你害怕和恶心；你感受到了痛苦与死亡，你觉得那种记忆无比的深刻与真实，对么？”队长似乎酝酿了很久才开口。

那女孩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来，把身子转过来。”队长从衣服的内兜里摸出了一面镜子，将女孩的脸映在上面，顺便擦去了女孩嘴角干裂的呕吐物，女孩似乎因为这个而有点害羞。

“看着，知道这是谁么？”女孩盯着自己镜子中红肿的眼角，盯了很久，队长只是举着镜子，刻意不去颤抖。

“我？”

“说出你的名字……”

“FEN-02？“

“不，你能靠它认出自己的名字。”

“芬尼尔……”

“没错。”然后队长把食指和拇指扣在女孩的脸上，掐了一下，不是很重，但是绝对会感到疼痛。

“噫！“

“疼么？为什么呢？我踢旁边的椅子一脚，它可不会‘噫’地叫出声来。”为了缓和女孩的情绪，队长刻意地微笑着。

女孩用手摩挲着自己发烫的脸。

“因为我还活着。”

“没错，小姑娘。记着，无论那种没人经历过的记忆多么的恐怖与黑暗，即使它们充斥着痛苦与死亡，但你还活着。来，拿着这个。”队长把那面镜子塞到女孩手上。“记着，孩子，你还活着，并且你是独一无二的芬尼尔……那不是你的记忆，你的经历，那不是你该承受的痛苦，忘了它们。”镜子的边框将女孩的手心硌得发白。“累了吧，小姑娘？躺平了，好好休息一会，醒了之后我带你去吃点饭，最近也没什么任务了，我也和上面的人说过，几周之内你都不用接入主机。”

“嗯。”但女孩仍不时的眨着眼睛。

“别怕，我会一直在这。”

多余的肾上腺素和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确实将女孩的意志消磨殆尽，突然地放松自然就成为了最好的安定片。

“队长！药……”

“嘘……小点声，吵醒了她你今天也别想睡觉。”

……

请沿着鸮鸟们掉落的羽毛逃离孤岛。

并非语言，没有节奏与音节，无法用符号去表达的信息在黑暗的掩护下嵌入了芬尼尔的梦境；饱含善意，但激起了她的恐惧。

时针与分针渐渐地靠近，窗外的几团人造光源在草丛中跳动着，充满违和。

女孩在恍惚间睁开双眼；紧接着其余的感官也随着明亮但不柔和的光线进入瞳孔而接连复苏。

“δe4，确认目标01各项生命体征。”鸮鸟透过面罩向着同类啸叫，沙哑而尖锐的刺耳音节让不详与恐慌充斥着芬尼尔的全身。

“你们是谁？”

“NHEIF的SOIF。”

她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那经过处理，毫无情感与节奏的音节。

“你们在这做什么！？”她趁着空档将手伸向床沿。

但床板下的勃朗宁手枪早已经被鸮啄出巢外，此刻正孤单地躺在走廊。

“你就是目标。”

“你们要带我去哪？”

……对方似乎不想再将对话继续下去，芬尼尔也知道自己无法从那面具下得到更多的答复。

“δ1，目标01各项生命体征已得到确认，达到任务要求。”

“δ5，立即协助δe对目标01进行回收，其余队员已控制在场所有非目标人员。”

“收到。”

“δ1，11点钟发现敌方小队，大概11~14单位；部分单位无生命迹象，推测为之前遭遇的具有攻击能力的不明物体。不过敌队似乎没有发现我们。”

“δe4、δ2，动作快点。”

“随时可以撤离。”

瘫卧着的芬尼尔被一个穿着突兀的灰白色迷彩服的人托着腰间扛上肩膀，无力的双手即使将内在的糖原消耗殆尽也逃不出那白色的阴影。

“嘿！放我下来！”

那人无动于衷；面对她的则是δ1。他用非持枪手将面罩解下——这么做是为了消除变声器对单方面谈话的影响；δ1看到了她面对那刺耳的啸叫时所表现的不安，不过他自己也痛恨那些滑稽的可笑音节。

“小姐，我们的任务是征求目标意见后把目标带会回合地点，不得使目标受到伤害；也就是说……”

“那你们就快点放我下来！”

“听着！”δ1提高了他的语调。“你的队长确实是个不错的前辈，在很久之前我还和他聊过几句，我们也不会对着这座岛内的任何人使用任何致命武器；但你的上司不一样，我在刚才就失去了一名队员，被你们创造的恶心的流着黄色脓液的鼻涕虫生吞活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你耗下去。”

说着，δ1抹去了溅到眼角尚未凝固的血迹，无声地抖动了一下。

“还有，想想你那可怜的‘前辈’是怎么死的吧。”

芬尼尔感受到自己的半规管被强烈的疼痛在一瞬间占领。

她自己曾经的破碎的肢体拼凑成的惨烈画面近乎要贯穿她的瞳孔令她的大脑受到损伤。被过度破坏的组织散发出恶臭，干涸的血液被氧化成黑色趴伏在金属制的地板上，脊柱被从身体中扯出并挥洒在试验场地的各个角落，红紫色的残破皮肤表面除了外翻的脂肪外还残留着仍在跳动着的黄色黏菌，那些黏菌放出的网状组织延伸到头部并仍在那里可恨地吮吸着它们能从那里获取的一切。

那是她能预见到的，自己的死亡。

……

请沿着鸮鸟们掉落的羽毛逃离孤岛。

这段信息随着恐惧的复活在她的脑中悉窣作响，它们被不间断的接受、重叠着，直至其不可辨认。这似乎是左脑想要过载右脑而刻意为之。

痛苦的尖叫贯穿了在场每个人的耳膜，δ1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耳朵以避免自己的听力受损。

“δ1，敌队发现我们了，目标似乎丧失了意识。”

“让岛上空待命的直升机在3分钟内到达会合地点。δe4，带着目标走在队伍中间，其余人员保障δe4及目标安全！”

话音刚落，玻璃碎片沿着枪托的撞击掀起波纹。草鸮溶化在远去的夜幕之中，仅留下不祥的哀叹在夜空中回荡。

“喂？你好。你啊……你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干嘛！？……什么？又出事了？……主机自动开机？嗨呀，这种事你叫我们部里的谁去不都行么？……什么！？……FEN-02被抢走了？……NHEIF干的？……被删了？……复制脑还烧了？……不可能，给NHEIF十年他们也攻不进主机！行了，我马上去。”

凌晨3点的电话对谈似乎吵到了睡在苏格兰作家身旁的真帆。

“小点声！”她似乎没注意到谈话的内容，但还是隔着被褥踢了坐在床边的韦克一脚。

“抱歉，重泉小姐。”韦克撩起真帆的前发，留了一个过早的晨吻。“看来今天不会是我们的情人节……”

作家苦笑一声，看着窗外还未失去色泽的金星被黎明吞没。

第二章

克拉夫理工大学的留声

ECHO

PART1：夏至的无效时间戳

在他的记忆里，从未有任何一段时间里的日光曾如此长久地打磨脚下的星球——那是个被海马体无限延长的夏日。那是个永不落幕的夏日。

灼热的温度在空气中肆意游走，迫使烫伤的空气卷曲起来，如同数千从无形的干枯枝杈向着瑞利散射的源头伸展。沉闷的枪声贯穿树丛在这天空的尽头盘旋。回声响毕，失去了意识的空壳在重力的吸引下从某个无名的高塔跃向地面；在空气中飘动的肢体仍在诡辩它们还留有生命。——人们照旧在这交错往复的十字路口中穿行，他们踏过余温尚存的尸体，似乎无事发生。

似乎无事发生？

真的么？

回声响毕，他跪倒在无人的街道中央，温热的液体自鼻腔滴到摇摆着的柏油路面上，蜂鸣在颅骨内不断激荡。他为了阻止前额叶产生疼痛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痛苦在没有过程的蛮横中戛然而止，正如它来时那样。他依靠着他恢复的神智将沉重的帆布背包抛到路边，紧接着坐在倒扣的背包旁大口地喘着粗气；等候着某位路过此处好心司机能将自己载到城内。

“谢了！”他挥着手向司机到别。

“天不早了，这附近有家宾馆来着，在那住一晚上吧。”

“啊……我朋友家在这附近，到那去就行了。”

“那我就走了！”司机也挥了下手，爽朗的笑了。

十五日的朗月将曝露在月光之下的一切刻上令人作呕的悲凉。他来到一栋空宅门前，把手上附着的呆滞的尘埃哭诉着它的孤独，映着月光的黑黄半长发展露了它本该呈现的苍白。王昽推开没有上锁的门。“有人么？”

……无人应答，唯有孤独做伴。

唯有孤独做伴？

真的么？

他推开没有上锁的门。

“呀？你回来啦？”

！他克制住尖叫，用手将嘴盖得严实，甚至阻断了呼吸；他的视线止不住地在空气中漂泊，最终定格在杨泚影的脸上。

“怎么了？一脸见鬼似的看着我？”她看着他慌张的样子有些担心地笑着。

“你……你不是……去……你……怎么了……来着？”无数疑问化作违和感在胸中结做一团。止于声带的边缘；记忆的边缘。

“我这不是好好的么？”她拉过他的手，将他抱在怀里。“走了那么久？很辛苦吧？”她用手轻抚他的后发。

“嗯。”他低下头，屈服在这份甜腻的温柔中，将劳累和违和抛在脑后，和她依偎着；她手指上附着的琴弦的铜锈气味让他莫名地放松。

“休息一会洗个澡吧。”她说着回身拿了一条微湿的手巾，在他的鼻翼旁擦拭。“中暑了？”

“嗯。”这时他才注意到自己侧脸上还留有自己用手套胡乱抹去的血迹；当然还有泚影正穿着自己的宽大衬衫，周身没有其余任何点缀，只有鼻梁上架着他送给泚影的红框眼镜。

“都叫你别穿那么多了！”她嘟着嘴，一副埋怨的样子。

“嗯……嗯……嗯！”那是一丝不足以被察觉的动摇，即使是他也还从没见过她的衣装如此……轻快。